

評施撰「英譯文心雕龍」

在中西文學交流的過程中，除了貿易量不够之外，還呈現着「入超」的現象。近年來，由於許多學者的努力，歐美學界對於中國文學的瞭解雖頗有進境，但是仍未能進入中國文學思想的骨髓。此時，施友忠教授將中國最偉大的文學批評理論巨著——劉勰「文心雕龍」，翻譯成英文，公諸世界，實在有着不平凡的意義和價值。

施教授出身北平燕京大學和美國南加州大學，自民國三十四年赴美任教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以來，在異邦傳播中國文學，已有廿六年之久。民國四十七年（西元一九五八年）他在華大研究基金的獎助下，以兩年時光，完成了「英譯文心雕龍」(*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次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部印行，列為該部文化叢書之一。這本書在歐美雖已流傳十年之久，在國內却鮮有人知，一直到前年十一月中華書局印行「中英對照本文心雕龍」(*The Bilingual Edition*)，這才逐漸與國內讀者見面。

「英譯文心雕龍」哥倫比亞版本文計二六八頁，另有書首的序言，以及附錄的字彙表和索引。在此書出版以前，由於文障和理障的重重困難，「文心雕龍」雖有少數篇章曾被譯為英文，但全書英譯却始終沒有人嘗試，甚至連白話的中文譯本都未出現（註一）。因此，施教授的譯著在歐美學界引起廣泛的注意，被譽為破天荒的偉大創舉。一般的反應有褒也有貶，但都承認這是一項了不起的貢獻。

去年曾來我國參加國際比較文學會議的英籍名學者大衛·哈克斯（David Hawkes）說：「任何了解個中困難的人，都會知道施教授的翻譯是一項艱巨的工作，值得我們表示最深的敬意。此譯本是值得一讀的，文字很流利——並且經常是巧妙的。」（註二）

美國哈佛大學中文系教授海陶璋（James R. Hightower）也曾經提出他的批評：「許多技術上的缺點，使人感到此書過於輕率，以及過於速成。所有這些，都不足以引起對譯者敬事的信任。……我們可以敬佩這種勇氣，也嘆惜他的草率，致使此書至多只能夠被看作一種暫時的翻譯。」（註三）。

施教授燕京時的同學——臺灣大學的鄭篤教授在中英對照本的序中說：「文心雕龍是一部好書，却不甚易讀，必須克服其中的『文障』與『理障』，才能了解原書的精義。而施先生這個譯本正是在克服了二障之後所譯出的，不止一兩個中國學者說過：『有時讀雕龍原書遇到不易索解的地方，無論是單句或整段，用施譯來對讀之後，却能豁然貫通，渙然冰釋。』……總起來說，這個雕龍英譯本，不僅有助於西方學者，介紹他們中國文學理論，對於本國學人閱讀古籍，也具

有啓發作用。」

以上錄引了三位中外學者對於施譯文心的批評重點，他們的看法雖然各有其獨到之處，但是嚴格說來，似乎並未曾達到「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的境地，作全面深入的檢討評鑒。因此，筆者要站在致力研究「文心雕龍」的中國人立場上，對此譯本加以全面探索，檢討得失，並不揣鄙陋地提出個人的淺見。

關於施撰「英譯文心雕龍」的評介，我想針對此書的特性，嘗試從三方面來落筆討論：(一)譯本的體例；(二)根據的底本，(三)翻譯的技巧。

首先從譯本的體例談起。英譯文心雕龍 (Lib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除了五十篇二六八頁的本文外，書首有一簡短的自序 (Acknowledgments) 和一篇三十六頁的長序 (Introduction)。前者簡述譯著此書的緣起和經過，後者介紹中國文學批評的發展情形。書後附有中英對照的字彙表和索引。中華書局印行的中英對照本則刪去書後的字彙表，另有鄭騫的序和施教授的中英對照本前言 (Preface to the Bilingual Edition)。鄭序向讀者推介此書，對照本前言說明中華版印行

的緣起，並較原版略有修訂。全書五十篇的篇次，除末尾的「序志篇」移至卷首外，別無更動，每篇譯文之後，附有詳盡的註解，對於篇中的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和成語典故，有所交代。所以此書書名下署有「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Y. C. S.J.」的字樣。

這樣的體例，大體上看來，已經相當完全了，在此要特別一提的是書首的長序。此序長達三十六頁，追溯中國文學批評理論自古到劉勰時代的發展。從孔子、孟子、詩大序、楊雄、王充、曹丕、陸機、左思、一直說到南朝梁的劉勰以及和他同時代的蕭統、徐陵、沈約等。言簡意賅，條脈貫通，並採用西洋文學批評術語，使讀者（尤其是歐美讀者）對於劉勰以前中國文學批評的演進，有相當簡明的概念。長序的重點之一是介紹劉勰的生平和著作。其中說明了劉勰的生平和時代背景，並且從文學的本源，形式的討論，對作家作品的評價，以及後世品評諸方面來對「文心雕龍」一書的內容加以概略介紹。末尾，並提出研究中國文學批評的困難及解決途徑：「所有中文名詞都會在不同的上下文中改變意義，而文學批評中，表現

得更爲明顯。除非我們確知某些名詞在某些上下文中的意義，必定茫然不知如何解釋他們。跳出此困境之法，是尋找一種經由實際上下文來爲某些名詞下定義的手段。」

如此中肯得體，確實幫助讀者對此書的背景有所認識的長序，是必要的，也是本書譯者的一大貢獻。雖然海陶璋先生的評文說：「我怕施先生會使他的一般讀者在序論的半途中就迷失了，而且他並未能將劉勰的文章提要勾玄，他只是在翻譯中提供了許多摘錄。」我個人覺得，施友忠先生的長序能够如此，已經相當不錯了。

然而，在此也必須要提出求全責備的兩點意見。

第一，施教授的長序有一項不可忽視的疏漏。那就是：劉勰在定林寺校定佛典，對印度佛教傳來之因明學（即今之理則學）造詣頗深，因此他具備了當時一般文人所缺乏的分析、綜合、組織能力，以此印證方法，研究中國文學，這才造成了中國文學史上空前絕後的批評巨著。

第二，施教授在序中雖介紹了自古以來文學批評的演進，並將序志篇移置卷首，却忽略了對本書內容

的分類與讀法提示。最起碼，應當說明全書的分類體制。

（一）文原論——第一篇原道至第五篇辨騷。

（二）文體論——第六篇明詩至第廿五篇書記。

（三）創作論——第廿六篇神思至四十六篇物色。

（四）批評論——時序、才略、知音、程器四篇。

同時要告訴讀者（不止是外國讀者，本國讀者也有此必要），先讀序志篇和文原論，再跳過文體論讀最精彩的創作論和批評論。施先生對此沒有說明，難怪海陶璋要說：「假如普通讀者置身在翻譯正文中，他必得費力讀完全書的一半以上，才能找到一點有興趣的地方。」（註四）

當然，如果能提出進一步的研讀方法，自然是再好不過了。筆者經過若干年來的朝溫夕誦，深深感覺到研讀文心雕龍宜分作三步驟：

第一、由文心雕龍章句的瞭解，進而取書中論及的作家作品及創作經驗，加以印證，並以後世作品爲視例。

第二、向上探究師法，向下尋求家法，將文心雕龍立論淵源及其對後世影響作一貫串。

第三、與西洋文學批評理論及方法相比較，從而發揚光大，以補不足，建立我們這一代的文學批評。

其次，要談到「英譯文心雕龍」所根據的底本。

哥倫比亞版似未交待譯者的底本，中華版對照本鄭騫的序中已說得很清楚：「底本是開明書局出版的近人范氏註本，這個本子包括了清末以前各家的校注及有關資料。此外並參考近人楊氏、王氏最新的校注，擇善而從。」施教授也在對照本前言中說：「本書根據開明書局版『文心雕龍』，字句殊異處，則博採梅慶生、黃叔琳、范文瀾、王利器、楊明照等諸家之說以考定之。」

所謂開明書局出版的近人范氏註本，實係民國廿五年上海開明書局印行的范文瀾「文心雕龍注附校記」。此書以注釋繁富著稱，然而我們現在着眼重點是他的校勘，此書校勘據黃叔琳本，參以孫仲容手錄顧千里黃堯圃合校本、譚復堂校本、趙萬里校唐人殘寫本，及日人鈴木虎雄校勘記。大體而言，此書校勘已經相當精良，作為翻譯的底本，似尚合用。但是仍未臻理想之境，仍然有着若干字句有待斟酌。雖然作者

曾聲言：除范本外，尚博採衆說，然而事實上却幾乎是全據范本。以下且試舉序志一為例，看看「英譯文心雕龍」所據底本在字句上的疏失。（字句頁次悉以中華版對照本為準，以便查考）

(一) p.1 第二行——故用之焉——上脫「夫」字。

按：楊明照校本徵活字本、汪本、廣文選、張本……並有夫字。

(二) p.2 第一行——夫有肖貌天地——「有」字當作「人」。按：李曰剛先生文心雕龍講疏徵劉勰所本漢書刑法志改（夫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

(三) p.2 第二行——形同草木之詭——「同」當作「甚」。按：楊校徵廣文選、余本並梁書皆作「甚」。

(四) p.2 五六行——大哉聖人之難見哉——末「哉」字當作「也」。按：李疏據南史並依鈴木校徵梁書、御覽、嘉靖本……改。

(五) p.2 第六行——乃小子之垂夢歟——「乃」字當作「廼」。按：王利器新書徵廣文選、讀書引、梁書改。

(v) p.5第六行——自生人以來——「人」字當作「民」。按：楊注謂蓋唐避太宗諱改而未校復者也。並引此文所本之孟子公孫丑上篇：「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改。

(vi) p.4第一行——至於魏文述典——「於」字當作「如」。按：李疏據梁書及經濟類五四引改。

(vii) p.4第二行——仲洽流別——「洽」字當作「治」。按：楊校徵晉書、世說、並頌贊篇「而仲治流別」驗之。

(viii) p.5第二行——至於割情析采——「割」字當作「剖」。按：李疏據鈴木校引嘉靖本、並依王利器新書徵張本、兩字本改。

(ix) p.5第四行——彰乎大易之數——「易」字當作「衍」。按：據范注改。

筆者雖非專注於考據，然而施教授所根據的本子在誤謬不少，造成「英譯文心雕龍」的致命傷。我們無理由要求翻譯者同時是考注家，但是，選擇一個精確的底本，是非常要緊的事。尤其是文心雕龍的版本問題叢生，脫訛誤謬，不在少數。如果施教授果真

如他自己所言——以范本為主，參酌諸家，擇善而從，略加考定的話，相信一定可以避免許多字句上的誤謬。可惜的是，施教授並沒有徹底這樣做。筆者衷心希望，施教授有空暇修正此書時，不妨再多看看楊明照的「文心雕龍校注」（註五），王利器的「文心雕龍新書」（註六）……等書，使「英譯文心雕龍」在文字上能避免許多無謂的誤謬。（當然，最好根據李曰剛先生的「文心雕龍講疏」，李著最新，也最完備，可惜尚未正式出版。僅「師大」出版組有打字講義三厚冊。）

再次，要談到施著的翻譯技巧。

翻譯大師嚴幾道嘗言：「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矣。」信達雅三者兼備，談何容易？文心雕龍的英譯，更是難上加難。若非中外文學都具有高深造詣，而又確實花費一番鑽研苦功，閱讀尚且困難，遑論翻譯！筆者以為：翻譯文心雕龍，至少有三點困難，須要花費很大氣力去克服。

第一，劉勰（A. C. 456-521）距今一千五百年

，寫的是六朝時的駢儷文字，極不易讀。再加上他行文美麗流暢，本身即為耐人咀嚼的「批評文藝」，翻譯起來，更難傳神。

第二，文心雕龍說理精微，含蘊深厚，尤其是許多術語，絕非僅從字面着手即可窺其堂奧。必須深入研討，多方印證，才能心領神會，得其神髓。翻譯時很難概括完備。

第三，許多成語典故，找不到適當的對等語，有理說不清楚，也給翻譯者帶來了難題。

施教授翻譯文心雕龍，是煞費苦心的。他兼採多種表達方式，有直譯、有意譯、有字面意譯，也有直接拼音。不僅如此，和梁實秋先生翻譯莎士比亞戲劇相似的，有許多地方往往借重附註，才能把意思說清楚。我們且從頭看起，以探討施譯的成績。

首先看書名，「文心雕龍」四字即採取音譯——*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和直音——*Wen-hsin Tiao-Lung* 雙管齊下的辦法，再加上一段說明性質的副題——*A study of thought and pattern in Chinese Literature*。雖然煞費心機，但仍不能涵蓋「文

心雕龍」四字之意。再看篇目，序志 Preface，原道 On Tao-the source，定勢 on Choice of Style，情采 Emotion and literary expression 等是採用意譯，論說 Theatise and Discussion (The Lun and the Shuo)，神思 (Spiritual thought or imagination (Shen-ssu)，知音 An understanding critic (chih-yin) 等是兼用意譯與音譯，都還算得體。但是風骨之譯成 The wind and the Bone (Feng-Ku)，就欠達了。從前西人英譯中文，將赤足譯成 Red feet，二八年華譯成 Twenty eight，施譯當然還不致鬧出如此笑話，但是 Wind and Bone 實在不能表達出「風骨」一詞的涵義。舉一個相近的例子，英國名漢學家阿瑟·威利 (Arthur waley) 譯李白詩「贈孟浩然」——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中之第三句為 ..With youth in your cheeks, you spurned your Carriage and Cap (註7)。歐美讀者能從 spurned your Carriage and Cap 中窺出「棄軒冕」的意義嗎？真令人難以置信。再如本書之許多術語譯文，加風之為 Feng，雅之為 ya，三墳之為 San-

ten, 五典之爲 Wu-tien, 十翼之爲 ten wings, 縱然在註解中花費了許多筆墨, 仍覺有理說不清, 令人無可奈何。

正文的翻譯, 大體上說來, 算是相當不錯的。除了因根據底本欠佳而造成若干字句的誤謬之外, 譯文信實而典雅, 流利動人。施教授在自白中謂曾請加乃特夫人 (Mrs. Garnett's) 加以潤飾, 但譯者的中英文造詣, 仍令人讚嘆, 我們且隨手拈取兩段文字, 以窺一斑。

(一) 序志篇——贊曰：生也有涯，無涯惟智。逐物實難，憑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義，文果載心，全心有寄。

The Tsan:

Life is limited;

Wisdom alone is without bound.

The pursuit of external things is difficult,

But one will easily succeed if he works in accord with his own nature.

Resolute, like a boulder in a creek I

stand.

Absorbed in the contemplation of literature

If literature is truly a vehicle for the mind.

my mind has found a place to rest.

(二) 神思篇——夫神思方運，萬途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

When shen-ssu (or spiritual thought) is in operation, all possible vistas open up before it. Rules and principles become mere formalities and there is not the least trace of carving or engraving. When one ascends mountains (in such an inspired state), the whole mountain will be tinged with the coloring of his own feelings; and when his eyes rove over the seas, the seas will be saturated with his ideas.

偏覽全部譯文，再用信達雅的標準來衡量一下，施教授這本「英譯文心雕龍」，可謂信雅而欠達。何以言此？大體上說來，這部書的譯文還能够傳真，文字也生動暢順，漂亮典雅。只是有許多語句只譯出了表面意思，或只表達了一部分意義。同時，若干術語的確切涵義未加辨明，且常有說理不够盡致處，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綜觀施友忠教授「英譯文心雕龍」全書，雖然在體例上、底本上，以及翻譯的技巧方面，都有若干明顯的缺失或有待商榷處。但筆者仍然深深地感覺到此書的難能與可貴。如果不一樣樣仔細吹毛求疵的話（尤其是在翻譯技巧方面，要想突破所有困難，是近乎不可能的事），施譯無疑是一本難見的創著，同時在中西文學的交流上更有著了不起的貢獻。可惜的是，以兩年的時光來翻譯「文心雕龍」這樣一本書，畢竟匆促了些，疏失自所難免。施教授嘗自言：「文心雕龍的英譯，史無前例，我既是第一個翻譯他的人，就該讓我有『權利』錯誤，否則後來的人不就沒事可做了？」（註八）筆者花費數月時間細讀施譯，再不惜數易其稿，爲文評介，正是要找點事情做做，在「敬

之深，責之切」的原則下，吹毛求疵，貢獻個人一點芻蕘之見，期望能幫助「英譯文心雕龍」達到更理想的境地。

附註：

(一) 最早的中文白話譯本是李景濤的「文心雕龍新解」，五十七年十月臺灣翰林出版社印行。

(二) 哈克斯的評文原載，「美國亞洲學報」(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十九卷三期，一九五〇年九月出版。中譯見五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國語日報社出版的「書和人」一五〇期。

(三) 海陶璋的評文原載一九五九年「哈佛亞洲學報」(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三卷，中譯仍載「書和人」一五〇期。

(四) 同見註三海陶璋評文。

(五) 文心雕龍校注，楊明照編著，四十七年初版，五十九年十一月世界書局臺一版。

(六) 文心雕龍新書，王利器校箋，四十年巴黎大學北京漢學研究社出版，五十九年九月臺北宏業書局翻印本。

此二書於「文心」之校勘極精審。

(七) 威利 (A. Waley) 是當代最著名的英國漢學家。此

處所引譯詩錄自他所寫的「李白傳」(The Poetry And Career of Li Po published in 1950)，此書臺北茂榮出版社五十八年七月曾予翻印。又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曾通過「英國漢學家威利先生和他的三

大中國詩人傳記」之碩士論文。

(八) 施教授有「權利」錯誤之語見五十九年五月份一九七期幼獅文藝：中國文化傳播者——施友忠。

8 斑衣吹笛人

奈維爾·休特 (Nevil Shute) 著，吳奚真譯，六十一年十月，大地出版社出版，三十二開，一三六頁，定價平裝二十元，精裝廿五元(萬卷文庫六)。

本書出版於一九四二年，是近年來英美兩國暢銷的書籍之一，原名為 *Pied Piper*，譯為「斑衣吹笛人」，意思是說主人公霍華德，對於歐洲難童們具有中古傳說中斑衣吹笛人那般神秘的魔力，而他也終於像「吹笛人」一般，把他們帶進一個光明的國度。

8 傻子金寶

以撒·辛爾 (Isaac Singer) 著，劉紹銘譯，六十一年十月，大地出版社印行，三十二開本，二〇二頁，定價平裝二十五元，精裝三十元(萬卷文庫七)。

本書雖名為以撒·辛爾著，實際收集了瑪拉末的四篇小說，Cyrend N. Pomerom 的一篇「以撒·辛爾訪問記」、以撒·辛爾的二篇小說、菲臘·羅夫的「艾普斯坦」，以及劉紹銘自己著的「魔桶」譯序。「傻子金寶」只是其中的一篇小說。書前附有傅孝先的代序：「受苦與犧牲的真諦」。(雷蒙)

